

# 第一章 緒論

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

陳榮波先生在其〈禪詩三百首〉一文中說：

**德國詩人哲學家海德格說：「詩是最精緻的語言。」詩是人的心靈淬鍊出來的精華智慧結晶品。因為詩具有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以及「凝神」之功效。常常唸詩、作詩可怡情養性。<sup>1</sup>**

唐宋時期不只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，更是禪宗的黃金時代。在這大時代背景下，「詩」與「禪」開始結合。從神秀、慧能一直到王維、白居易等等，詩人與禪師多以詩喻禪，不落言詮，不涉理路，以顯示其禪境與證悟，進而達到繞路說禪的目的。

然而禪的本意是靜慮，梵文「禪那」是定慧的通稱，是一種明心達理的意趣，傳至中土，融會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與精神，成為中國的禪宗。禪是泯滅主觀客觀的絕對境界，這境界必須自悟自證，無法言解。黃永武先生在其〈詩與禪的異同〉一文中說：

**所以禪與詩，一為宗教、一為文學；一為思想、一為藝術；原本是二個範疇不同、內涵也不同的東西。但是從其相通的角度去看，由於詩很空靈，用詩來表達禪的悟境，才能不脫不黏，避免「背」、「觸」皆非。<sup>2</sup>**

禪與詩的關係密切，歷來學者皆有非常精闢的見解與獨到的研究，一言以蔽之，則以元好問在其〈答俊書記學詩〉一文中說道：「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為詩家切玉刀。」<sup>3</sup>之詩句最為人稱道。這說明詩與禪固然有相通之處，禪學與詩學亦復關係密切。<sup>4</sup>

陳榮波先生在其〈禪與詩之關係〉一文中認為：

**禪與詩具相輔相成的功能。詩有助於參禪者悟境之超脫表現，而禪趣是詩人心目所憧憬的理想目標。一首好詩孕育著濃郁芳香禪機、禪味、禪境。<sup>5</sup>**

<sup>1</sup>陳榮波著，《哲學與藝術美學》（台北：逸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41。

<sup>2</sup>黃永武著，《中國詩學思想篇》（台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86年），頁223。由於禪極機妙，用禪來深遠詩的悟境，才能靈趣盎然，超出「理」「言」之外。因此詩與禪也自有其融合的理由。

<sup>3</sup>（金）元好問著，姚奠中主編《元好問全集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卷14〈答俊書記學詩〉，上冊，頁435。

<sup>4</sup>參見張伯偉撰，〈禪學與宋代詩學〉，《禪學研究》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54-55。陳榮波教授在《禪海之筏》一書認為：禪與詩具有一些共同的類似之點。宋嚴羽：「論詩如論禪。」（『滄浪詩話』）為何論詩如論禪？因為詩往往在文字背後隱藏無窮的禪機、禪趣，需要去體悟。所以，嚴羽接著又說：「禪道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」（同上）其意謂禪與詩兩者都看重「體悟」的重要性。如果沒有體悟成分在內，我們就無法鑑賞與評價了。禪與詩的最高境界是超乎理性與感覺，不受理性與感覺的束縛。

<sup>5</sup>陳榮波著，《哲學與藝術美學》（台北：逸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13。

王維不僅有非凡的藝術才華，而且對禪學理論也有深厚的素養，故被苑咸在其〈答詩並序〉一詩中稱譽為「當代詩匠，又精禪理」<sup>6</sup>。王維在運用文學的手段與詩歌的形式去宣揚禪理的同時，融入了他自己對禪理的認知體驗與切身的崇佛感受，使得深奧的宗教理論被詩人的詩思情感化與形象化，而別具一種韻味和情致，成為當時及後世士大夫精神與心靈上的一種慰藉，遂使其在詩壇上與禪學上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

尤其是王維有意識地將禪趣、禪味、禪法等引入山水詩進行創作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特點，對於唐代山水詩乃至其後的整個山水文學史的發展來說，具有積極的影響與推動作用。從文學流變的角度，山水詩的發展雖然由六朝而盛唐已構成了蔚為大觀的態勢，其間還湧現出如謝靈運、鮑照、謝朓、孟浩然等山水詩名家，但真正將山水詩推向其藝術巔峰的詩人，則是非王維莫屬的。而王維山水詩在藝術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，就是他擅長於「以禪語入詩，以禪趣入詩，以禪法入詩」<sup>7</sup>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他的山水詩與「禪」密切相關。所以在王維的山水詩中，有許多如〈鹿柴〉、〈辛夷塢〉之類的禪趣詩。還值得稱道的是，王維集中那些具有禪趣、禪味、禪法特點的山水詩，在描寫物象與自然景觀方面，由於詩人的高度藝術鍛造與錘煉，不僅使之毫無屬於禪學範疇的斧鑿痕跡，而且還有許多成為了膾炙人口的千古名句，如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」<sup>8</sup>、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<sup>9</sup>、「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」<sup>10</sup>等，即皆為其例。<sup>11</sup>

王維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，正是因為「禪」的介入，才使得他擁有「詩佛」的稱號，並與「詩聖」杜甫、「詩仙」李白相提並論。王維詩中表現的禪味甚濃，歷代詩家對其「詩中有禪」的特色多有品評，如：

**太白千秋逸調，子美一代規模，摩詰精大雄氏之學，句句皆合聖教。<sup>12</sup>**

**王維詩，高者似禪，卑者似僧。奉佛之應哉，人心係則難脫。<sup>13</sup>**

由諸詩評中，足見王維與禪的關係密切，且其化禪思入詩中的特色已然成為其詩的重要風格代表。他把自己生活體驗與禪宗思想相互印證後，而有自己獨特的看法，以至有些詩達到了「字字入禪」的境地，歷史上很少有詩人能夠企及。

但對其詩中所寄寓的禪理禪趣，古人往往以「深達禪家三昧」一筆帶過，至於「禪家三昧」是什麼，則大多泛泛而談，籠統地說王詩「饒有禪趣」表現了空寂的禪境及

<sup>6</sup>（唐）王維撰，（清）趙殿成箋注，《王右丞集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83。

<sup>7</sup>孫昌武著，《佛教與中國文學》（上海市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05。

<sup>8</sup>（唐）王維撰，陳鐵民校注，《王維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〈漢江臨眺〉一詩，頁168。

<sup>9</sup>（唐）王維撰，陳鐵民校注，《王維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〈終南別業〉一詩，頁191。

<sup>10</sup>（唐）王維撰，陳鐵民校注，《王維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〈過香積寺〉一詩，頁594。

<sup>11</sup>王輝斌著，〈論王維的佛教詩〉，《三峽大學學報》，第30卷第3期，2008年5月，頁49。

<sup>12</sup>見明得增《而庵說唐詩》，引自（唐）王維撰，（清）趙殿成箋注，《王右丞集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511。

<sup>13</sup>見明李夢陽《空同集》卷66（論語上篇第五）。轉引自《王摩詰全集》卷末附錄，頁388。

任運隨緣的人生態度。令初學者一頭霧水，無法窺其堂奧。文學是形式，哲學是內容，二者必須相輔相成，始能相得益彰。因此，激發筆者想從哲學的角度一窺其究竟的興趣，此為撰寫本文的原始動機。

固然，也有學者從經藏禪籍中探幽尋蹟，分析出其中的佛理(緣起說，色空觀，中道觀，禪宗的無念、無住、無相思想等等)，誠然有得；但人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：佛法是實證的佛法，禪理是實證的境界。王維是一個具有幾十年禪修體驗的居士，他的詩不僅僅是佛教名相概念的演繹，更是心靈證悟的體現。學者蕭麗華指出，「輞川詩山水空靈，意境幽淡渺漫，其美感不只是形象本身，而是經驗此美感的主體生命所經歷的抽象體驗(此即道)之呈現。」<sup>14</sup>輞川詩是「道」(主要是佛道)之呈現，是王維生命所親歷的禪悟體驗的呈現，禪道對王維來說絕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體的活潑的。借用現代存在主義的話來說，他是真正實現了「詩意地棲居」的人。這也正是他善於以自然美的感性形式表現深奧的禪理的根本原因，其詩中的禪理是會心處的不經意流露。當然，這種不經意並非天生具備或一蹴而就的。王維佛禪詩創作也經歷了從理路、言筌到「羚羊掛角、無跡可求」的心路歷程，表現了他的修道次第與禪悟境界。<sup>15</sup>因此，激發筆者一窺其究竟的研究動機。

王維的詩在深受禪宗思想的影響之下，更展現出一種泯除機心、不做分別相、應物自然的圓融情境。這在物慾橫流，為一己之私利罔顧其他生命的存在，恣意破壞環境的當前社會，何啻為一股清流，可以給我們一種啟示，提醒我們天地萬物自有其本來面貌，人做為一個觀物者，可以自我主觀的心境相融其間，獲得抒發與慰藉；更可以無染的心接觸外物，只是由一種眼光去觀照另一種生活，一種不同存在形式的生命，在不分物我，全然無心的情況下，體悟生命之妙、自然之美。如此，在廣闊的天地之間，便無處而不自得，不假外求，不刻意營造，便能達到定靜自適、性分自足的境界。這也是激勵筆者研究的動機。

---

<sup>14</sup>蕭麗華著，〈禪與存有——王維輞川詩析論〉佛學與文學——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（文學部份）佛學會議論文彙編2（1998年），頁92。

<sup>15</sup>張君梅著，〈從王維佛禪詩看其禪悟境界〉，《惠州學院學報》，第25卷第5期，2005年，頁44。